



爱意荒凉

孙 莉 / 著 AIYI HUANGLIANG



生活

是一种经历

经历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北方文艺出版社

AIYIHUANGLIANG

爱意荒凉

孙莉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意荒凉 / 孙莉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2. 5

ISBN 7-5317-1499-X

I. 爱…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686 号

爱 意 荒 凉

Ai Yi Huangliang

作 者 / 孙 莉

责任编辑 / 李相玲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3.25

插 页 / 2

字 数 / 340 千

版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定 价 / 19.8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499-X/I·1338

目 录

一缕青青草..... 3

一段真言史,是由血泪的人生写成。这是一个发生在偏僻的林区小镇上的悲惨故事。畸形的社会构筑的畸形婚姻,到头来,含怨而逝的,一缕青草伴孤魂;活着的,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仰问苍天俯问大地:谁之过?

情逝..... 45

笃爱,却被世俗的漩涡吞没。千山顶上,无量观寺内,香烟岂能锁忧愁?寻世外桃源,驱心中郁闷,人生真谛何处觅?一段《情逝》,洒多少女儿泪?削发为尼躲情债,只有孤影伴青灯古刹,耳畔不绝于木鱼声声。

此恨绵绵..... 83

这是一位已经走向老年的女人如诉如泣的自述。当她终于鼓起勇气,站在自己三十多年前所钟情的男人面前时,她面对的只能是一缕青烟化作的骨灰,满腔的爱,满腔的恨,满腔的怨,只能向他的在天之灵倾诉,“相思泪,心已碎”……

叶归何处..... 107

萧萧落叶,象征着她凄苦的人生。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年轻女人,尽管她与命运顽强地抗争着,但是,世俗的风霜雪雨是无情的。她多么渴望一个男人如一棵参天大树,

为她遮风挡雨,然而,她却又遇到了一个功利的男人。茫茫人海,她何处觅知音?

王八河外传..... 169

静静流淌的王八河两岸演绎着多少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然而,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灯油,同在一个屋檐下,其中一个男人心甘情愿依附于这个家庭,叫做“拉帮套”,是东北农村的特殊产物。但是,在金钱面前,在生死攸关之时,她和他和他表现出了怎样的情和爱?

一水牵愁..... 187

这是发生在东北农村一个由婚外情所酿成的人生悲剧。婚姻,是人类延续生命的特定组合方式。在“婚姻”的遮掩下,有多少痴男怨女为情所惑,知迷不返,最终酿造出自己无法吞咽又不得不吞咽的苦酒?

母亲·儿子·妻子..... 211

一个含辛茹苦的孤独女人,竟生养了一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淫棍”。这其中的欢与乐、怨与恨、苦与悲、酸与辣,个中滋味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和他知。

末日..... 260

是偶然?是机缘?两个共事多年的女人,竟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老女人的后代。两个老女人,一个带着仇未报恨难消的遗憾,一个带着满身罪孽苟延余生。然而,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歹毒女人,也有情和爱。是情爱?还是淫欲?有谁能把二者分辨得明明白白?

给亡人的信 311

游戏人生的女人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青春乃至生命。命运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女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尊”二字,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迷失了自己。

初涉股海 346

一个在爱情的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女人,在物欲的诱惑下,忽然萌发了闯荡股海的意念,便义无反顾地走进炒股大军行列。在股海起伏跌宕的惊涛骇浪中,强者自强,弱者自弱。在物欲横流的时空里,谁能真正淡泊人生?谁能真正超然于物外?

尾 声 415

他对我说：没有生育过的女人，是永远也不会成熟的女人。

你补充着：是天底下最幼稚的女人。

我委委屈屈地看着他和你。我幼稚吗？那天，我哼着动画片《西游记》片尾曲：白龙马，蹄儿奔得急……

我的侄女疑疑惑惑地来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好一会儿，才说：“姑姑，你真幼稚。”

我惊愕地看着她。

“这是儿歌。”她的潜意识是：你这么大个人怎么会喜欢小孩子的东西？

我有些愧又有些悲，还有些说不出的感觉。我，四十多岁的女人被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认为“幼稚”。

细想想，我真的很幼稚。

幼稚的我经常爱胡思乱想。有一天，我忽然愤愤地想：上帝在创造人类时有性别之分？这个世界就因为有了男人和女人才变得这么扑朔迷离。“爱情”两个字把男人女人折磨得太苦。有一天，我又幼稚地想：爱情是什么？是一座跳跃的沙丘。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来到了古城敦煌。

清晨，我仰望着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一座座沙丘。沙丘被霞光鼓动得不停地跳跃。继而，焦躁不安的朝阳被沙丘撕扯成一个立体的椭圆形的婴儿，虽然痛苦，却获得生命。分娩时的血把沙丘染得鲜红。

日当午时，金色的艳阳把沙丘剥蚀得赤裸无遮、孤独无助。

夕阳西下时，沙丘和多彩的晚霞融为一体，斑斓灿烂。继而，这斑斓灿烂就被暮霭掩去了，那一座座沙丘犹如失意的男人和女人，苍白而又痛苦地伫立在夜幕里，在风的侵袭下发出呜咽。

我被这跳跃的沙丘感动得热泪盈眶,无缘由的忧郁又让我心酸不已。

女人的忧郁,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天性来自于女人的精神世界永远的无法填充。不论这个女人活得潇洒还是活得拘谨,活得轻松还是活得沉重,活得富贵还是活得清贫。

生活,是一种经历;经历,是人生的最大财富。

面对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没必要把自己捆在一辆车上,等着别人去评估。

幼稚的我经常羡慕那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青年人,羡慕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不经心的悠然自得,那种功利的潇洒。这,注定了他们生活得轻松、惬意又无忧无虑。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天空忽然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暴雨。这是今年高温夏季的第一场雨。我的心也像这厚重的天空一样,被这无根的水涤荡着,只剩下一片空虚。

忽然,不见了我自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迷失在哪里。

我只知道在我恍恍惚惚的记忆中,残存着一张张模模糊糊的图片,像散落在大海中的珍珠。我小心翼翼地记忆的大海一颗颗地拾捡着,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颗颗地穿结在一起,编织成属于我的故事。这故事在我恍惚的思绪中,在我无法排解纷至沓来的幻想中,储存了好多好多年。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活得很辛苦,他们历经磨难,饱经沧桑,不屈不挠地和命运抗争着。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编织的故事奉献给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那些为情所惑的男人女人们——

一缕青青草

—

今年的夏天,像新丧了丈夫的寡妇脸,阴气沉沉,泪水涟涟,使得我这本来就忧郁的心境更增添了十二分的压抑。

在这个阴沉、灰暗的日子里,我被心底那早已萌发了二十多年的愿望驱使着,驱使着我到那曾经生活了三年多的林区小镇上去走一遭。这愿望由于在心底被压抑得太久,此时就像大海涨潮时的狂浪,猛烈、急切地冲击着我。

终于登上了东去的火车。我又茫然了,茫然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那个当年只有百十多户人家的偏僻的林区小镇,还记不记得我当年做的那个旧梦,还记不记得被磨损了青春的那个落魄的青年。这些年来,那个久远的旧梦,那个落魄的青年,总像一根绳索一样在我的心里缠绕着,而且随着岁月的延伸,那绳索越缠越紧,把我的心脏勒得几乎无法搏动而使我快要窒息。我不知道,那个梦中的落魄青年是不是我。我只知道,如今,我已从当年二十岁的稚嫩走向了今天四十岁的成熟。

有人说,四十岁的男人,正值男人的黄金阶段,要么事业有成,正值兴旺发达之际;要么儿女成双,妻柔子顺,家庭幸福;要么……四十岁的男人,已经到了不惑、睿智、精明、潇洒的时刻。

然而,我却两手空空。我始终伸开两只手臂在抓我想抓住的东西,但是,总是什么也没抓到。怎么能抓得到?那一切都在那个

久远的旧梦中。

梦,无论它是什么色调的,无论它是虚的实的还是虚虚实实缥缈缥缈的,也无论它是美好的还是险恶的,都曾经真真切切在你的头脑中演绎过,都不会轻易被岁月的光轮磨蚀掉。

时间在咣当咣当的铁轨和车轮的撞击声中一分一秒地消逝着。随着火车头的一声长鸣,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踏上了包含着我们这一代人苦辣辛酸的故土。

这是个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上的小山镇。

依旧是那个矮矮趴趴的刷着黄色涂料的小车站。依旧是那惟一的一条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窄窄的东西贯穿的马路。依旧是那满目的郁郁葱葱挡住人们视野的大山。所不同的是,比当年多了三两幢施工粗糙、设计庸俗的像小火柴盒子样的三四节小楼房,多了从路旁小商贩摊床那儿传来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嘈杂声,多了几块临街挂出的旅店、商店的牌匾。

回到这似故乡不是故乡阔别多年的小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往事如大片积云,又像雨后的彩虹,向我心头扑来,使我的思绪应接不暇。

在一个地摊前,我的心忽然萌发了去看望祖人的意念。于是,我买了两沓黄钱纸,买了几炷香。虽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尽一份孝道、尽一份人之子孙的情分还是应该的。在这个偏僻林区小镇边的大山纵深处,掩埋着死去的爷爷奶奶。那是1973年,我父亲因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被下放到这个小山镇生活了三年,我们家自然是要随之搬迁的。在那段日子里,我父亲的爸爸妈妈在整日为儿子忧心如焚中溘然而逝。

小山镇里没有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只是当年的拉货物的毛驴板车在人多些的地方等待着,偶尔看见有人招手问价后端坐而去。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叫了一辆毛驴出租车,向我记忆中的那个山隙间穿去。

在距小山镇十多里地的山隙间,在哗哗流水的小河拐弯处,坐

落着我爷爷奶奶的坟墓。

当那头小毛驴“嗒嗒嗒嗒”跑完这段看似遥远的路程,来到山隙间的那块坐北朝南依山傍水的空地时,我被那一大片坟墓惊呆了。我几乎怀疑走错了地方。在当年我爷爷奶奶那孤孤零零的坟前坟后坟左坟右,挤满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坟包,每个坟包前都耸立着一块块高矮不一颜色不一材料不一的墓碑。这里成了真正的墓地。光阴催人老,日月催人去。不是吗?就连我这个当年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不也变成了今天四十岁的大男人了吗?

按照民俗,我把爷爷奶奶坟头的蒿草拔去,把纸、香点燃,然后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我像完成了一项重任似的,看着纸、香燃尽后,长嘘出一口气,掏出烟来点燃,又走到毛驴车的车老板跟前,递给他一支。车老板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我当时以为),接过我手中的红塔山烟,把烟衔在多皱的嘴里吸起来。

我一边吸烟,一边满墓地挨个坟头看起来,看那些陌生的不熟悉姓名的墓碑上的碑文。不知为什么,我爱看碑文。不论是烈士墓的碑文,还是普通人的碑文,就连在殡仪馆停放着一排排的骨灰盒的灵堂中,我都爱挨个看他们的出生年月日,姓氏名字。我每看一个,都会感叹一番岁月的流逝,天地的轮回。我在猜测着他们活着时的故事。每个逝去的人都是一部书,把他们的一生密封在墓中。我在寻找着阅读着这些翻开的或未曾翻开的书里的内容。

忽然,我被紧靠山边的一个小孤坟所吸引,那个墓碑上的名字……那名字!我急忙奔过去,认认真真地又看了两遍,还是那名字:柳月女儿之墓。坟头上长着一缕青青草。

柳月?是哪个柳月?哪个柳月?

赶毛驴车的老板看我站在这个矮矮巴巴的坟前发呆,就有些瓮声瓮气地喊起来:“哎,看你这样子,是外地来的吧?你站在柳月坟前发什么呆?你也不认识她。哎,人哪!”

“柳月?哪个柳月?就是那个整日被丈夫毒打、那个纤纤弱弱的柳月?就是那个被婆家捉奸的柳月?”我急急地问。

“可怜的风流的柳月，只有天知道她是清白还是风流了。可怜的孩子，已死了十多年了。谁说不是呢，那么一个像花一样的女孩子，说没就没了……”驴车老板的话有些悲怆。

“她怎么死的？”我急急地问。

“怎么死的？伤心死的！忧愁死的！可这小山沟里的人说她是羞死的，风流死的……反正是死了，这山沟里人少，有丁点儿小事也能张扬成天那么大，舌头嚼烂人哪！”

我呆呆地立在柳月的坟前，悲恸欲绝，为了我那旧梦的破灭。在旧梦的幻影中，那柳月，身段婀娜、面似桃红（一说话就脸红）、忧郁郁郁的柳月，默默流泪的柳月，正向我徐徐走来……

人世沧桑，沧桑的人世啊！

“先生，你——你认识柳月？”车老板又发出了悲怆的问话。

认识！何止是认识！

我轻轻地蹲下来，蹲在了坟头那缕青青草前，用手轻轻地抚摸那柔柔弱弱但却旺盛的草，仿佛抚摸着当年那个娇小的身躯，仿佛那个娇小的人儿此时正凄凄楚楚地向我叙述着她的屈辱……

二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

那是一个千里冰封白雪皑皑的冬季。小山镇被包裹在棉絮一样洁白的雪野中。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家随着父亲来到了这专门安置政治流放人员的小山沟里。从喧嚣的闹市一下子来到这苍凉的小山镇，虽觉寂寞，但耳边终是消失了口号声和棍棒铁器相交的恐怖声。于是，刚刚走出高中学校门又无所事事的我，怀着几分惊奇几分探索的心绪，每天早上吃完饭，都要登上坐落在我家房后的北山。这是一个已被采伐过的只长着几簇矮树林的秃山。山顶上有一个被矮树林遮掩的不知何时搭起的有四五米高的木架子，有人说那原

来是日本人用来看管采伐工人的工棚子。每次登上山顶，我都要站在这个小木架子旁向山的四周眺望一番，然后再一蹿高，双手抓住上边的横杆架，荡几个来回，很是惬意。喜欢大自然是人的天性。

这一天，我又像以往一样很有兴致地往山顶上爬。当我气喘吁吁地终于要爬到山顶上的小木架子跟前时，我的目光所及竟是木架子上悬挂的晃来荡去的东西。那是什么？是野兽？野兽怎么会打秋千？也许是，有些动物比人还机灵呢。没见动物园里的那些猴子、狗熊，还能模仿人的很多动作呢。不，不，好像还散飘着一点绿色，葱心绿，我一惊，直觉告诉我：是人，而且是女人！

女人？这女人在那儿干什么？也许是和我一样寂寞、无聊？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诧异和好奇催促我快爬上去看个究竟。当我终于三步并作两步爬到小架子跟前时，我惊呆了：这是一个被吊在木架横杆上的女人，那绿色是一个长条围巾，端端地围在像白蜡一样的脸庞周围，又在脖子上围了一周。围巾把那女人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衬托得更加美丽苍白，美丽苍白中掺杂着无限的哀怨和迷茫。

被害？自杀？不管怎么说还是先救人要紧。我终于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奔过去解她脖子上的绳索，但是，结系得太紧，加上我的紧张，解了几下没解开。忽然我想到了刀子，急忙从兜里掏出钥匙链上的小水果刀，手忙脚乱地割断了挂在架子上的绳索，把这女人扶好放倒在雪地上，又把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一点一点地割断。也许是因为绳子隔着围巾，也许是勒的时间不久，在绳索割断后不大一会儿，只觉得这个女人像胸膛里憋闷似的，长呼一口气，又猛吸一口气。

我默默地注视着她的呼吸，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装束。那双很时兴的女式半腰皮靴头，那件当时城市中正流行的黑色的麻花呢大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个做了死的准备的人。我猜想着这个女人的身份。

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女人的呼吸终于平稳了。继而,她的身体猛烈地抖动了一下,随之,她睁开了失神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看着铅灰色的天,看着枯褐色的树木,好像在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也许,她此刻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恍如在梦中。

我被她这种惊讶中裸露出来的美丽震惊了。我虽然出生在省城,但尽我所能收集到的相识的女孩子的影像中,竟没有一个这样楚楚动人的女性。我痴痴地跪在她的身边,看着她那冰雕玉砌般晶莹的面容,看着她那汪着一池碧水的大眼睛,看着那古典式女人的鼻子和嘴,我敢说,这是世界上少有的漂亮的女人。

忽然,一个微弱却很激愤的声音飞至我的耳畔:“你——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给别人捣乱?你——真讨厌!”

我吓得一激灵。我不相信是躺在雪地上的这个女人说的,但是,分明是她的嘴在动。她的脸已从惊讶转向了愤怒。

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寻短见而上吊的女人!这是个对生活绝望的女人!

这一想法让我不寒而栗。不,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大山里冬天的寒冷。我刚才因为爬山因为手忙脚乱救这个女人而出的一身热汗早已消退,我觉得我冷得发抖,冷得上牙打下牙。

然而,更大的寒流在袭击着我。那个女人忽然歇斯底里放声哭起来。那哭声凄婉、绝望、悲痛,如濒临死亡深渊的人发出的哀嚎,如饿虎掠食时发出的咆哮,又如母狼寻觅丢失的崽子发出的悲鸣,或是一个人的愿望遭到破灭后发出的绝望……大山发出的回音更使这声音加大了让人恐怖的力度。

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颤抖,我几乎要站起来向山下逃去,但我却被这恐惧牢牢地钉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恐惧。我束手无策地面对着这个全然不顾我的存在而歇斯底里哭嚎的女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解救而更增添了她的痛苦。

我为自己刚才的侠义行为懊悔不已。但是,谁又能见死不救?谁又能面对着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无动于衷?

我想安慰她,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头;我想劝解她,又找不到恰当的契机。俗话说“对症下药”,不知道那“症”,该开什么药方?那时的我虽然由于父亲的被游斗不时遭到唾弃和白眼,但对于人生,我毕竟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涉世太浅的中学生,还不懂得人世间的那些深奥的故事。因此,呆呆地听任那恐惧的声音在我耳畔震撼是我当时惟一能做到的。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停止了哭声,也渐渐停止了抽泣。也许是她把心中的悲痛、仇恨、绝望发泄够了;也许是她哭累了,已没有了再哭的力气,就挣扎着从柔软的雪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往山后面的坡下走去。她不时摔倒,爬起来,又摔倒……

我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而忧心忡忡。

我茫然地望着她那踉踉跄跄的时起时伏的背影,茫然地望着她那在莹莹的白雪和枯树中上下浮动的耀眼的翠绿色围巾,茫然地望着在她身后留下的那串东歪西斜的凌乱脚印,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失落了,失落在厚厚的积雪中。

那点翠绿终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把累得酸痛的眼睛从远处收回来,呆呆地看着刚才那个女人躺卧过的雪地,棉絮一样的白雪由于那女人的重压而凹进去一个不大规则的人体印迹,像把人生的苦恼人生的困惑都镌刻在了那上面。

那是什么?我的目光停留在乱雪中裸露出半角的褐黄色的牛皮纸信封上。是秋季洒落在此而被大雪掩埋的?还是什么手纸之类?当我终于好奇地弯腰捡起来时,我明白了:这是刚才那个女人遗落的。这个信封很新,还没被折皱,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沓什么东西。

我拿着这个信封,又极目向山下望去,已寻觅不到那点翠绿。想探寻别人秘密的心理,促使我去掏信封里面掩藏着的打开这女人心扉的钥匙。一看信封口,没封,手指向里探去,抽出折叠的信

纸，匆匆打开，我恍然大悟：这是那个女人的绝命书！上面的字迹娟秀、流利。我急不可待地看起来——

我不知道我这封信要写给谁，也不知道谁能先看到这封信。我写它，只是要证明一下我是自己走向死亡的。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下一个死亡证明。

自己给自己写死亡证明，不是我的创造。大凡自己寻死或者说是自愿绝世的人，谁不要写一个自己走向死亡的证明呢？或者叫遗书吧。是的，每个寻死的厌世的人几乎都要写那么一封遗书，给父母，或给弟弟妹妹，或给丈夫妻子，或给亲朋至爱，总之要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留下人生的最后几句或死因或嘱托或保重或希望或遗憾的话语……

但我却没有可留恋，也没有可诉说心曲的人。只有在此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可怜，天地如此苍茫，人世如此喧闹，竟没有我在即将结束二十三岁生命之际能说上几句知心话的人。多悲哀，多可怜。悲哀可怜的人生是最残酷的人生。明知人生的残酷又勇于生活在残酷之中迎接残酷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不勇敢，我不敢面对人生，不敢面对残酷，我是个胆小鬼，是懦夫。懦夫是不配活在世上的。

我为什么会成为生活中的懦夫？是命运残酷塑造的结果。现在，我不知道我会用什么办法将我的生命完结，但不论我用什么方法都不要追究我的死因，因为我怕活着。

永别了，我二十三岁的生命，你终于走完了属于自己的这段路程！

柳 月

1973年12月12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别人的绝命书。我那还稚嫩的年纪使我无法接受这封绝命书给我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不大懂得其间道理的深奥。我不理解，她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何以有这么大的悲苦？为什么要对人世如此绝情？为什么对生活这样绝望？从这封绝命书的内涵和字迹上看，这非一般女人的思想所能孕育。一瞬间，我竟怀疑她是否属于这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镇。难道是大山外面的人，或者说是哪个城市的人专门到这银装素裹的远离尘世之地来结束自己的年轻生命？

这个百十来户的山村小镇真的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吗？

我向那浮升起一缕缕白色炊烟的稀稀落落的山下住宅区望去。我幻想着这个山区小镇真的是一片净土，就像这洁白的雪一样纯净。

继而，我又想到这个想要轻生的女人，不由得心头又发出一阵颤栗。我向山下奔去。一定要追上她，一定要让她珍惜生命，珍惜这大自然。想到她那满脸的仇恨，又使我有些犹豫，但是，我并没停住往下飞奔的脚步。

大山背后的雪，由于无人践踏，暄腾腾的，一脚下去，犹如踏在棉花上。山里人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轻易不上山的，山前的小路上，只留下几乎是我一个人每天上山下山的足迹。山背后，也只有刚才那女人有些零乱的印迹。我顺着那女人的脚印东拐西拐着。这印迹在深雪中像被犁杖犁出的两道垅沟。

我终于顺着她的踪迹追到山下。可是，白雪茫茫中，哪有她的影子？原来，她从山后拐到山前，也顺着我家房后这条上山路下山了。

我追悔莫及。刚才，怎么就让她一个人下山了？她会不会再到别处去寻短见？

我忧心如焚。在这行人稀少的马路边上呆站了片刻，就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起来。我幻想着那个绿围巾的偶然出现。我